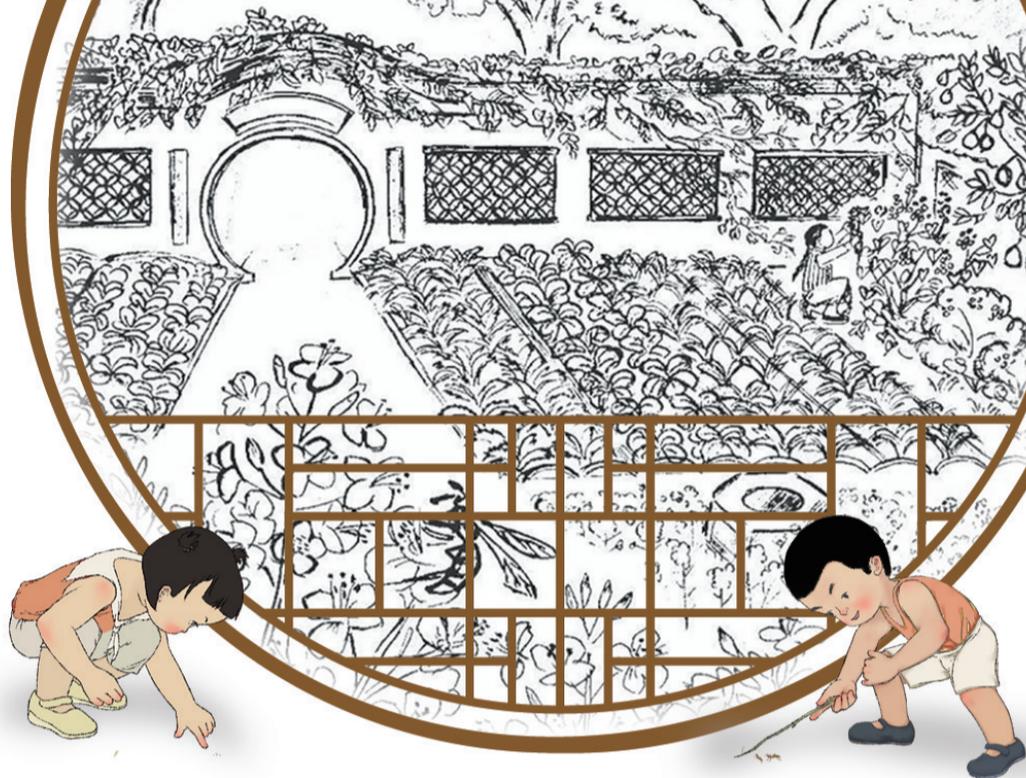




市井烟火

童年的百草园

□郑劲松



神秘的“千年神龟”

□施迎合



石蟆中坝岛上的“千年神龟”景点

听说“千年神龟”的故事，纯属偶然。在一次造访重庆江津石蟆古镇的旅程里，听镇上朋友们说，石蟆中坝岛上新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景点“千年神龟”，遂引起了我的兴趣，马上催促着一块寻踪而去。

其实“千年神龟”得以出水，全得益于一位旅行者。这位旅行者名安东，学名安纹忠，彝族，凉山冕宁人，曾任教师、记者、公务员，为四川省凉山州申报世界遗产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2016年4月，安东随一群长江花纹石爱好者来到石蟆中坝岛，发现中坝岛内河岸边的神龟石，并用镜头和诗歌赋予了神龟石新的生命色彩。

“千年神龟”所在地叫徐梁，位于中坝岛上始源处。站在岛上，远远望去，两只巨大石龟特别打眼儿，静静相视匍匐在巨大的磐石上，似一对恋人相依相偎。经过初步测量，石龟身高约2.7米，身长约7.5米，厚约2.4米，龟背上各有一个窄处约1.4米、宽处约2.1米的椭圆形深坑。仔细一看，“双石龟”有头有脸，有鼻有眼，活灵活现，似是同生于一块巨大的磐石之上，并且四目相望。虽然两只石龟在此静卧千年不曾移动，但从四面八方观其身姿，均形似神似。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根据当地村民描述，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交替时，江水水平面高度有所改变，这时“双石龟”就会呈现出浸泡水中似江中游，露出水面似岸边息，江雾缭绕似轻纱遮面的绰约风姿景象。比这更神奇的是，随着观看角度的方位变换，“双石龟”竟像恋人一样轻吻、热吻、相闻、相视、面面相觑、遥遥相望等多种状态，观之，无不让人浮想联翩。

中坝的两只石龟，不止是两尊静止的无生命意义的石头，它在当地人民心中是神圣无比的。虽然没有人知道它们来自何方，为何化为石像栖息于此地，但在人们心中却有着“神龟化石龟，为报恩守护小岛”的美丽传说。

据当地村民赵泽贵描述：相传从前有一对恩爱的恋人，男子家庭富裕，女子出身平凡农家，男子父母嫌女子家境贫寒，便找媒婆说亲，选中一家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而女子家中贫寒，父母欲将她许给一户身世显赫的达官贵人做妾，想要借此得到荣华富贵，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眼看着两门亲事的日子越来越近，男子便悄悄托人捎信给女子，相约在成亲前一天晚上河边相见。到了那日，两人趁着夜色溜出家门来到约定地点，他们紧紧握住彼此的双手，眼里噙满泪水，不愿就此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是，他们决定逃走。他们顺江而行，一路躲躲藏藏，终日靠吃野果喝江水为生。一日，在逃跑途中，两人救下一只被卡石缝中的神龟，哪晓得这只神龟在此渡劫遇难，为了感谢两人救命之恩，神龟叫来自己的同伴去帮助他们，驮着他们来到了当时无人的中坝岛，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时光流转，多年之后，那对爱人相继告别人世，而两只神龟不舍离去，终日守在江边，最后化为石像，终身守护这座小岛。就在双石龟旁边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发现两个心形的深槽也依偎在一起，据当地居民说，这心心相印的石槽自发现石龟以来就一直存在，仿佛是在记录一段遥远的爱情故事，无论世事变迁，无论潮起潮落，永不磨灭……

“你是长江中的一个/孤岛/是长江中的一个/宝贝/如今/成长了千年万年的你/载满母亲河/前世今生的/神话……”这是旅者、“千年神龟”发现者安东的诗。他既是对这神秘石龟的赞美，更是对神奇自然万象的折服。其实，不管自然之内还是之外，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悄无声息地运动着，变幻着。也许，奇迹就在这瞬息万变的地壳运动中。

(作者为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父亲打来电话说，老家多年废弃的牛圈被邻居拆除了，重新平地时挖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歪歪斜斜的“百草园”三字，字边还“勾”着一圈“S”花纹。只有小学文化的老父亲，下笔已是“别字”连篇，却是那种墙缝里塞着《增广贤文》、崇敬文字的农民。三年前我调到学校博物馆开始，他就“爱屋及乌”地四处帮我留心“老物件”。

花纹。立好碑，我的“百草园”就建成了。

不久就是夏天，听得见虫叫与蛙鸣，看得见蚂蚁在地上排起长蛇阵，蝴蝶在草上翻飞，蜻蜓停在井边，里面养了几尾田里抓来的小鲫鱼，自由地游来游去。每天放学回家，我都去侍弄园子。最惬意的是偎着碑身望天，阳光温柔，把蓝天白云拉得很近，直感到自己与天地同在。要说“道”，那便是“童年之道”吧。“百草园”成了童年天堂，养育着贫瘠山区富饶的诗意童心。

月末回家，父亲在上面建了一间牛圈

读初中了，住校。只有周末或假期才能与之厮守。哪知第二年的一个月末回家，“天，完了！”我的百草园整个儿消逝了。父亲已在上面建起了一间牛圈，那口井成了粪坑。我时常放养的那头老牛正式分给我家，又准备下崽了。我爱牛儿，童年的许多时光都在它的背上度过。当时的牛是父亲的宝贝——咱家最大的家产。所以，牛儿践踏着“百草园”，我也并不觉得伤心。

40多年倏然而过，百草园主人的女儿也读大二，到了回忆童年的年龄。她的童年没有百草园，我童年的百草园也不在了。母亲去世几年后，父亲离开了老家，住到了城里，老屋交给了邻居，他只是偶尔回去看看、望望，总会时不时想起点啥或者发现点什么。

“万一真是文物呢？”父亲之所以急切地打来电话，肯定与另外一件事情有关。前年，家乡有个人在山里挖到过一本书，因为不识字，天寒地冻的，就把书烧了烤火。父亲当时大急，说咋不给劲松留着，说不定是价值连城的古书，宝贝呀！

父亲没有想到，儿子童年的玩物历经40多年沧桑重现身世，也被他当成文物了。他怎么就忘了儿子的童年呢？

我真想对父亲说，那是文物，一件儿子童年的“文物”，见证着人类童年似的自由天性，虽然这种天性正在被遗忘。那么，就把那块小石碑留在我的书桌上吧，书桌里还有几本我用过的小学课本以及大学时寄回家的信，肯定早已落满灰尘。

我坚信，那块石碑周边终有一天会长出一些好看的野花野草来。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档案馆)

屋后的一块空地，被我建成“百草园”

“是不是文物哦？”父亲说，小石碑已经洗净晾干了，放在我童年用过的那张竹木书桌上，如有空就回去鉴定一下，看有没有啥研究价值。电话没接完，我已哑然失笑：老父亲啊，你咋就忘了这块石碑是43年前儿子的“杰作”呢？

那年我12岁，小学快毕业了。因偏好语文，早把哥哥姐姐们的初中语文课本里除文言文外的文章读完，特别喜欢鲁迅那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着倍感亲切。

童年的我既活泼又孤僻，喜欢封闭在个人世界里，一个人玩，自得其乐。那时，我家刚建了新房，屋后推出一块林中空地，没派上用场，被我看中，便依照鲁迅先生文中的意境，在那儿建造自己的“百草园”。

山上野花野草多的是，虽然有的叫不出名字，但何止百草，千种也找得出。我只是找了些栀子花、杨雀花、斑鸠草、映山红……满园子地插。为浇水方便，还挖了一个直径一尺左右深两尺许的坑，做成“水井”。山上的知青开始返城，一个知青姐姐把她养的两盆紫罗兰和美人蕉送给了我。它们在我的野花野草中格外抢眼，却远比野花野草娇气，未及满月，全部夭折，野花们却越来越茂盛。为了名符其实，我去山中找来一块青石，用父亲的钢钎刻上稚嫩的“百草园”三字，还沿着字边打上“S”

我家坎下的田和塘

《朝天门》文史副刊
征稿启事

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推出《朝天门》文史副刊，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刊载历史人物、今古故事、史料秘闻、考古发现、神话传说、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欢迎赐稿。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提供银行卡开户行、银行联行号等。

文史类投稿邮箱：cqcb2023@sina.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cqcbgsh@126.com